

再版

李敖編著

國經蔣定論



鞭屍蔣太子！
拆穿蔣青天！

再版

李敖編著

國經蔣定論



鞭屍蔣太子！
拆穿蔣青天！

前言

李敖

蔣經國死在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，眼看就是一周年了。他的徒子徒孫們、他的倭幸私暱們、他的舊屬同志們，紛紛展開所謂「紀念蔣故總統經國先生逝世周年」活動，活動中項目繁多，只有一項是有長久作用的，就是他們印行大量的書刊，以為謬種流傳。例如今天的國民黨黨方「中央日報」上，就登出中央日報出版部的廣告，出版「永遠與國人同在——經國先生逝世周年紀念專輯」，說收有「李總統登輝先生等紀念專文十二篇」；以及名流、學者、舊屬、民間等感人的紀念文粹三十三篇；『蔣總統與我』徵文二十一篇」，以為紀念；同時聲言，此書在「追思紀念會上，允宜人手一冊，宛若握緊經國先生的手，請他牽引我們

向前」。肉麻兮兮，令人討厭。另一方面，今天的國民黨軍方「青年日報」上，也登出總政治部黎明文化事業公司的廣告，出版「經國先生與國軍」、「對經國先生的沈痛追思」、「用血汗凝聚長城的蔣總統經國先生」、「蔣總統經國先生追思錄」、「經國先生的故事」，說「尊重經國先生畢生之所痛惡，力避歌功頌德，而在於闡揚他『平凡』、『平淡』、『平實』之中所顯現的自然的偉大」。肉麻兮兮，也令人討厭。

國民黨的肉麻兮兮，大略如此，民進黨以下的所謂反對分子，其實也媚骨百出。例如蔣經國死後，康寧祥親自去鞠躬如儀，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五日自立晚報登：「康寧祥仍永難忘懷經國先生寬濶的政治胸懷，他步入靈堂內，向經國先生為台灣民主政治的努力致最敬禮，並代表着在野人士對經國先生的景仰。」當然，在表現媚骨的時候，民進黨其他大員是不會後人的，所以，我們在蔣經國死後，看到朱高正的嚎啕大哭，看到許榮淑的連署致敬、看到費希平的代表悼念、看到周平德的深感悲悼、看到余陳月瑛的大呼：「非常沈痛，那種心情，實不亞於月前我丈夫逝世！」看到民進黨緊急中常會的諂媚聲明、看到民進黨北港服務處和桃園縣黨部的下半旗（分別由朱高見和邱垂貞主持）。……所有的「媚骨徵候羣」，都登時一一發作，真不知道反對黨應有的起碼規格何在也！不過，這些人有一個好處，就是他們雖然肉麻兮兮，倒不像國民黨那樣印行書刊，套句詞牌的名目，他們只是「感皇恩」、「眼兒媚」

而已。

我在蔣經國生前，就出版封面標出「蔣經國死了」的「詛咒」之書，以代天討；如今蔣經國死了，自應有「鞭屍」之作，聊伸我懷。因此我決定在他死後一周年之日，編著「論定蔣經國」這本書，一來打倒國民黨的馬屁書刊，令其虛生；二來證實民進黨的沒有志氣，令其愧死；三來向全世界顯示，在生死線外，中國畢竟有強項不屈之人，在台灣島上，不畏蔣家王朝，而以個人力量，挺身爲人間存正義而留信史。孟子說所貴爲大丈夫者，「富貴不能淫、貧賤不能移、威武不能屈」，如今再加一條，就是「生死不能完」。——只要人間有邪惡存在，大丈夫就跟它沒完沒了、沒完沒了、沒完沒了。世之讀者幸能從這種角度以看此書，則是知書者矣！

一九八九年一月六日夜十二時半，在台灣。

「論定蔣經國」目錄

前言

- 一 蔣介石不如崇禎、蔣經國不如阿斗
- 二 論定蔣經國
- 三 蔣經國與故鄉
- 四 蔣經國的本生母——「毛太君」
- 五 蔣經國的母親是怎樣死的
- 六 蔣經國在莫斯科
- 七 我所認識的蔣經國
- 八 我所認識的蔣經國
- 九 蔣經國在贛南
- 一〇 蔣經國在贛南二、三事

二	回憶與蔣經國相處二三事	一五
三	蔣經國爲沈鴻烈活動內調	一六
三	日軍兵臨城下蔣經國飛渝記實	一七
四	蔣經國與青年軍	一八
五	關於青年軍的回憶	一九
六	我任青年軍政工督導員的經歷	二〇
七	三青團和青年政工的合流	二一
八	蔣經國培養幹部的基地	二二
九	蔣經國出掌政大風波	二三
三	蔣經國的「三幹」與「一俄」	二四
三	蔣經國的秘密核心領導組織——中正學社	二五
三	憶蔣經國在華北的「反貪污運動」	二六

三	蔣經國的小組織「燕廉」的活動	三九
四	「二二八」事變後蔣經國沒來台灣彈壓嗎？	四〇
五	上海金圓券案之一幕	四一
六	上海各商業銀行被逼繳金銀外匯	四二
七	比包啓黃還包啓黃	四三
八	蔣經國的情婦吳驚鴻	四四
九	蔣經國用人「天威難測」	四五
一〇	蔣經國的「長恨亭」	四六
一一	蔣經國是台灣人？	四七
一二	略談蔣經國	四八
一三	蔣經國人死了，就不罵他嗎？	四九
一四	一院兩堂，圈裏圈外	五〇

目 錄 四

壹 爲蔣經國先生遺族祈禱

貳 蔣經國是信什麼宗教的

叁 蔣經國「健康情況非常良好」？

肆 告李登輝等六大員偽造蔣經國遺囑狀

伍 江南「蔣經國傳」新版序

壹

貳

叁

肆

伍

蔣介石不如崇禎、蔣經國不如阿斗

李敖

蔣經國今天死了，在國民黨傳播媒體衆口一聲的哀號裏，我要寫一點獨具隻眼的論定。蔣介石死的時候，國民黨哀號是「崩殂」；如今蔣介石的太子死了，國民黨又哀號是「崩逝」，這種封建字眼的全部出籠，顯然在以帝王相應他們的主子，國民黨自稱革了九十年的命，推翻帝制，建立民國，革到頭來，一代民國竟落到蔣氏兩代的家天下裏，父死子繼，一崩再崩，真是民國的大醜聞了。

比較起來，袁世凱的「新華春夢」實在不如蔣介石的「金陵春夢」，袁世凱不甘形爲總統而要形爲皇帝，結果兩樣皆無；蔣介石甘於形爲總統而實爲皇帝，結果兩樣皆有，形式

上，他把「總統位」傳給了蔣經國；實際上，他傳的無異是「帝位」。——民國的總統竟淪爲世襲，「中華民國」之去「中華帝國」也，又幾希！

寫到這裏，國民黨一定說我目無「中華民國」了、一定對我大施鞭撻了，且慢、且慢，還是看看貴總裁的一篇演說吧！貴總裁在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三日，在「陽明山莊」講「復職的使命與目的」，就有這麼一段：

我自去年一月下野以後，到年底止，爲時不滿一年，大陸各省已經全部淪陷。今天我們實已到了亡國的境地了！但是今天到臺灣來的人，無論文武幹部，好像並無亡國之痛的感覺，無論心理上和態度上還是和過去在大陸一樣，大多數人還是只知個人的權利，不顧黨國的前途。如果長此下去，連這最後的基地——臺灣，亦都不能確保了！所以我今天特別提醒大家，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經滅亡了！我們今天都已成了亡國之民，而還不自覺，豈不可痛？

看到了吧！照貴總裁的說法，「中華民國」早在「去年（一九四九）年終」就「滅亡」了，這不是亡國又是什麼？可見說「中華民國」未亡者，自不符合「總裁言論」也！

事實上，「中華民國」之亡，不亡於一九四九，早亡於蔣介石篡奪成蔣家王朝之時。所以一九四九所亡的，無異是蔣家王朝。蔣家王朝定都南京，人被兵臨城下前夜，蔣介石文學

待從之臣陳布雷，在黯然環顧南京靈谷寺、鷄鳴寺後，服毒自殺，這一「先你而死」，最有深意。靈谷寺、鷄鳴寺都是六朝的名刹。靈谷寺是宋文帝元嘉年間（五世紀）寶誌禪師蓋的，最早叫道林寺。梁武帝天監十三年（五一四），他以社稷存亡，問於誌公，誌公答他說：「貧僧塔壞，陛下社稷隨壞。」後來誌公死了，梁武帝怕誌公的預言成真，趕忙改以石塔代替木塔，以防塔壞，不料工程做了一半，就亡國了。梁武帝餓死的地點，就近鷄鳴寺。鷄鳴寺是當時同泰寺的故址，寺的東邊有坡道通城，俗稱為台城，八十六歲的梁武帝，即殉國於此。陳布雷選上這兩座古寺而寄情、而流連、而殉死南京，真選得無獨有偶了！宋人題靈谷寺，說是：「六帝園林墮劫灰，獨餘靜谷葬崔嵬，行人指點雲間鶴，喚得齊梁一夢回。」其實，蔣介石連「墮劫灰」的六朝人物都不如了，因為六朝人物至少還在原地亡國，蔣介石呢，連亡國都要亡得開小差呢！

梁武帝殉國於南京後，前殉後繼，又來了殉國者，就是陳後主。通常大家都說陳後主是中國有名的昏君，但我細查他的身世，卻也昏中不乏令人欣賞之處。他在位六年（五八三—五八九），深知司法黑暗，除大赦外，還要用親自大審的辦法，以為救濟。同時還主張言論自由，宣佈「一介有能，片言可用，朕親加聽覽。」除了這些「德政」外，陳後主最有氣派的，是他居然把失掉故土的人質（今猶老兵也），「遣送回大陸」。他下詔表示：我既沒有能

力光復河山，但我不爲難你們，你們要回去，要跟骨肉團圓，我送你們回去，送你們到對岸敵人那裏去，並且保證送到家，決不陳文成。至於想留下來的，「亦隨其意」。這種氣派，陳後主幹了四年皇上就開放了，但他的浙江老鄉幹了四十年才開放，可見陳後主做昏君，其實也有令人欣賞的一面。最後，在亡國之日，這位浙江人守不住南京，卻也臨危不逃，還在原地亡國，蔣介石呢，連亡國都要亡得開小差呢！

陳後主以外，再看明思宗。明思宗是十七世紀的明朝亡國之君崇禎。崇禎爲人猜忌有餘，能力不足，治起國來，整天走馬換將，文武大吏，個個是「門神」。爲什麼是「門神」呢？這是有典故的。崇禎要王洽做兵部尚書，王洽長得相貌堂堂，崇禎私語說：「好似門神。」門神都是一年一換的，表示你小子做不久。其實一年一換還是好的呢！崇禎做了十七年的皇上，可是宰相換了五十個！（宋朝開國起一百三十年間，宰相也不過五十一個！）他老兄實在不會用人。雖然如此，他還在亡國前夜寫條子，表示「文臣個個可殺」。他恨他的手下，他說他非亡國之君，但是手下是亡國之臣。但是，亡國之臣是誰任命的？捨亡國之君外，誰又有權幹此好事哉？最後，在李自成進北京的日子，萬歲走上萬歲山（煤山，現在的北京景山），上吊死了。三十四歲的年紀，就這樣自殺了。他死後，衣襟上寫字還埋怨「諸臣誤朕」、埋怨他的手下害了他，真可說是至死不悟的混人。但是，混人雖然混，但在混中，卻不失他頗

知廉恥的信仰：第一、他「因失江山，無面目見祖宗於天上，不敢終於正寢！」他要「自去冠冕，以髮覆面」，上吊殉國；第二、在大臣勸他向南方逃走的時候，他拒絕了，他說：「國君死社稷，朕將安往？」他雖然有臺灣，可是他沒臉去逃了。他終於爲亡國之君的最後殉國，做了一次好榜樣。這個混人皇帝雖然誤國失國，但他的從容一死，卻多少引起人們的同情與懷念，——比起只會亡國不會殉國的蔣介石來，他真有帝王氣象了！

至於蔣經國，在做太子時代，既不能有陳後主的太子那種殉國風範——「正色以待」敵人的到來，而要和老子蔣介石一同出奔，他即位後，其德其能，也就可想而知。一年半前，我的朋友唐德剛教授發表「鄧蔣兩公百年後——海峽兩岸必須面對變局」一文，其中說：

在此一大「勢」發展之下，小蔣總統之作風，實有足多者。經國出身「高幹子弟」，本是上海灘上小花花公子；嗣又留學蘇聯，列名共黨，清算老父。回國後又在乃父親手訓練之下，搞國民黨派系政治，弄權攘位，終於父死子繼、位登大寶。

這一連串的複雜背景，老實說，均不足爲經國病。把他和鄧小平乃至國共兩黨的高級派系領袖相比，又有什麼不同呢？不同者，他有個精心培植他的「好爸爸」而已。但是劉禪也有個了不起的老子，還加上個諸葛亮，結果還不是個「扶不起的阿斗」。——經國之步步上升，亦自有他自己了不起的一套。

依我看來，蔣經國在小手段上固然親受共產黨訓練與「乃父親手訓練」，比阿斗高明；但在維持大局與對中國未來看法上，其實還不如阿斗。阿斗「任賢相則爲循理之君」，他能用到諸葛亮，「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」，這是很不得了的成績，比蔣太子只用奴才、空言反攻而軍旅不興赦卻妄下高明多了。至於阿斗最後成全中國統一，知道「龍虎戰爭，終歸真主，此蓋天命去就之道也。」這也比負隅而不知「天命」者高明百倍。且阿斗班底中，還有北地王諶那種戈倍爾（Joseph Goebbels）式「先殺妻子，次以自殺」的殉節之士，蔣經國有嗎？一旦臺灣風吹草動，丟人現眼可有得好看呢！

阿斗在中國統一後，「樂不思蜀」，其實他是河北人，所思不一定在四川，他可以愛四川，但不必刻意做四川人。蔣經國則不然。去年蔣經國與十二個「臺籍耆老」談話，說他個人在臺灣住了四十多年，「我已經是臺灣人」了。消息傳出，立刻被各路馬屁砰砰圍住，用屁股思考的朝野上下，屁謂蔣總統英明云云，似乎爲蔣經國這一臺化言論，備感欣慰焉！

二十年前，蔣經國講「以國家安危爲己任」，自道他一生顛沛流離，「自己從小到現在，沒有那個房子住過六年以上」，可是到臺灣後，他在一棟房子裏，「已經住了十八年」，言外之意，臺灣居，實乃安定之至者。上一講演，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講的，二十年下來，蔣經國在臺灣豈止一住十八年，根本已是二十八年、三十八年了，比起「自己從小到現



戈培爾 (Joseph Goebbels) 式「先殺妻子，次以自殺」的殉節之士，蔣經國有嗎？

在，沒有在那個房子住過六年以上」的流動率，臺灣之令人樂也，尙奚疑哉？不過，蔣經國在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七日的講演——「我們有中華民族全民的民主與自由」，曾經公然以「我是臺灣人」爲抨擊對象，以「我是臺灣人」爲奇恥大辱，可是，曾幾何時，同一個蔣經國，卻公然說他自己是「臺灣人」了！這不是咄咄怪事嗎？

其實一點不怪，蔣氏父子口口聲聲臺灣屬於中國，但他們所實行的，卻是在臺灣搞小朝廷；他們幹的，是搞外省人的「臺灣獨立」，雖然他們絕口不說。「反攻大陸」也、「光復大陸」也、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」也，都是能說不能做的；「臺灣獨立」卻是能做不能說的，因而他們掛中國統一的狗頭，卻賣「臺灣獨立」的羊肉。因爲他們明知已無任何希望。這在蔣介石「機密」訓詞中，早就慨乎言之。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二日，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印行「機密」的「八全以來總裁對黨的重要訓詞總輯」，收有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九日蔣介石在國民黨八屆二中全會講的「掌握中興復國的機運」，其中斷言「再過十年，超過了『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訓』的期限，還不能反攻復國的話，那就任何希望都要破滅了。」這段話是一九五九年說明的，一九五九年說「再過十年」，當是一九六九年。但一九六九早就過去了，一九七九也早就過去了，眼看就是一九八九了，「任何希望都要破滅」，豈不心知肚明？因此，在臺灣搞小朝廷、搞外省人的「臺灣獨立」，正是他們的「機密」原案。蔣經國在垂死前